

酒中豪傑

我們這些享受過香港電影全盛時期的人，非常幸福。當年，拍甚麼賣甚麼，領域之大，佈滿東南亞和歐美唐人埠，單單某些地區的版權費已收回成本，所以要求的是量，而不是質。

日本和韓國導演都以快速見稱，輸入了許多人才。前者有井上梅次、中平康、島耕二等等；後者除了申相玉、鄭昌和，還有張一湖和金容珠。

導演住酒店，帶來的工作人員就在宿舍下榻。日本人一休息下來，就到影城的後山海裏潛水，撈出很多海膽。當年香港人不會吃，海底佈滿了，拾之不盡。

韓國人更勤力，每天工作十多二十小時，難得有空即刻蒙頭大睡。醒來，就在房間內製造金漬泡菜，他們不可一日無此君，不吃泡菜開不了工。當年商店沒得賣，非自己泡不可。

這一來可好，泡菜中有大量的蒜頭，發酵起來，那陣味道不是人人受得了的，其他住在宿舍的香港演職員都跑來向我投訴，我無可奈何，私掏腰包請喝酒安撫。

香港人、日本人、韓國人不和，但有一個共同點，就是大家都是酒中豪傑。香港的酒比他們國家的又好又便宜，收工之後在宿舍狂飲，酒瓶堆積如山。電影工作人員都得付出勞力，一天辛苦下來，有些還不肯睡，聊起小時看過的片子，哪一部最好，甚麼電影的攝影最佳，最後唱起經典作品的主題曲來。

國籍可能不同，但看過的荷李活電影是一樣的，這是大家的共同語言，已經不分你我來自哪一個地方。

在片場工作，除了導演高高在上，其他人並沒受到應得的尊敬，只是苦力一名，任勞任怨，所以養成了借酒消愁的習慣。喝多了，都酒力甚強。我請工作人員時，也以會不會喝酒做為標準。不喝的，一定不行。酒中豪傑，才是好人。